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霑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六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六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第一回 聚珍堂



可知是文章暗描法

鳳姐生日鬧出醜妻自縊平兒答席忽有賈敬暴亡
且尤二姐尤三姐亦於是時引出甯府不祥種種已
兆

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三回上半回一大段應分四小
段五十七回爲一段寫寶黛兩人之癡情五十八九
回爲一段敘園中人多漸生口舌是葬六十回六十
一回爲趙姨女伶等不安本分乘間生事六十二六
十三上半回爲一段寫賈母王夫人出門寶玉平兒
生日放膽宴會

卷終

紅樓夢卷六十四

第六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於
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幡扛等物
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
是日喪儀焜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甯府夾路看的何
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
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成的一路紛紛議
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

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爲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籍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厮混寶玉亦每日在甯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因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了頭個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臥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

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等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嘻溜嘩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

我也不消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早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雯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起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忝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

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牕牀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絛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立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甚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何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

續後集不夢
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竟難爲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盃涼水內新拜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水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盒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茗若珍大哥那

還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鵲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

姑娘來會着要熬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甚麼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叫紫鵲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棹上等瓜果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勳臭了要拿香燻燻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

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果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於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還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姐處來正有許多

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厮若沒甚麼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噯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咩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幫着辦理他又

是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鵲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鵲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爲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

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况兼黛玉多心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爲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爲好因而轉念爲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

感本來素嘗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鵲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爲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惱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惱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問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甚麼來了就混翻一話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甚麼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會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

欣可羨可悲可歎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奏幾句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摺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甚麼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的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爲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不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

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儻或傳揚開了反爲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爲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閑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俗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旣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着寶玉笑道他早已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琴瑟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向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玉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卑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綠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墓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藝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廷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

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
各山已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
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
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
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
璉自己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
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
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春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
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
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



城迎接說畢眾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賈璉是遠路
跋涉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
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眾人接見已
畢畧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甯府
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
卽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
族中人哭着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
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
入見此光景亦攬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
勸方略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

大痛一場哭畢家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暈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涼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

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况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了鬢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

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託相
伴賈珍爲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
務不時至甯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
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槓孝布並請槓人青衣共使銀一
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
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
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會
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
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
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

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
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
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
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
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
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
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
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
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結他再也賤
賤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

添上罷買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
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
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甯府尋二姐兒一面遂
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
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
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我
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
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
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理倒
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

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
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
了還服藥呢沒有買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
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叔閒話賈璉有心便
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
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嬌子好據
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
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如何賈璉
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
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嬌子不依再也怕你老

娘不願意况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莊頭張家指腹爲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麻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偕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

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嬖子那裡却難賈璉聽到這心裡花都開了那裡還有甚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甚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偕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嬖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了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卽或鬧出來不過挨

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嬖子總不生育原是爲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嬖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爲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如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一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了頭謝你說着已至甯府門

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甯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

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了鬢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着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腳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着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椰子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

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着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摺了過來賈璉接在手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摺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了鬢回頭時仍搭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了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

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來與
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
兒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
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敘了些閒話賈璉說道
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
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
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
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
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
笑道偕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

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
家計也着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
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
甚麼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
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了頭叫了一個
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
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
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
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甚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
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

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二姐兒到不好意思說甚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

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爲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爲的是二姨娘是見過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

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
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
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
又是順從慣了的况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
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
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
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
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
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
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

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况
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糲
奄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
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
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日
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背也便點頭依允
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
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
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着使人
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牀帳

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甯府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了鬢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一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回來却就合厨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况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多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三姐兒過來時服侍

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皇糧壯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強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爲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隨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評曰

上半回寫幽淑女悲吟下半回寫浮蕩子調情是兩扇反對文字

襲人獨留心扇絲與晴雯等迥異寶釵獨說貞靜為主亦與黛玉等不同的是賢妻好妾

黛玉五美吟惟虞姬一首頗有意味其餘四首未見

新奇

私娶尤二姐說合籌畫俱是賈蓉主見真是禍首罪魁寫尤二姐善于偷情是暗補聚麀情事

尤三姐憤烈性情已於上回及此回隱隱伏筆

卷終

紅樓夢卷六十五

第六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愿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趕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